

烟台地名的古与今

三



再说说烟台公交站名里的字义和字音问题。

公交站点上的一些古地名用字使用古义,如不提醒,可能会让人以今律古,以常用义理解非常用义。除了上篇提及的“汤”“里”等,还有一些也值得注意。如“上尧”和“下尧”,“上曲家”和“下曲家”中的“上”与“下”。因为烟台多丘陵,地面崎岖不平,所以对村名里的“上”和“下”容易理解为地势的高低。其实不然,中国古代,南宋以前,北方政治经济相对发达,而南方属于蛮夷之地,皇帝定都几乎都在北方,所以就有了以北为尊的说法,即所谓的“北上南下”之说,如我们熟悉的“北上抗日”“南下大军”的说法就是此类。而地名中一些“上”和“下”就对应于“北”和“南”。所以,“上尧”“上曲家”在北,而相对的村庄叫“南尧”和“下曲家”。

再如“东南哨”的“哨”,虽未见到详实的解说资料,但联系烟台“海防营”“奇山所”等地名,我们认为这个“哨”或当来源于古军队编制单位。据史料记载,明代分步骑军为中军、左右掖、左右哨,合为五军。清咸丰后立勇营,其制以百人为哨,三哨为一旗,五哨为一营。“东南哨”或为当时一个基层的军队驻扎单位。

又如“芝水”之“水”为“河流”义。“水”的甲骨文就如“河流”之形。《水经注·河水》:“水有大小,有远近,水出山而流入海者,命曰经水。”句中的“水”均为此义。古代“某水”即今日的“某河”之义,如“汉水”“渭水”等。作为河流的统称,“水”在先,“江”“河”在后。“江”“河”本专指“长江”“黄河”,后才用于河流的泛称。反映这种名称古今变化的,如“赤水河”,原为“赤水”,后加“河”而成复合

名“赤水河”。

古人称“山之南,水之北”为“阳”,反之为“阴”。现在许多地名如“衡阳”“沈阳”“淮阴”“江阴”即来源于此。因此,37路的“芝阳”也就是指“芝河的北岸”。

309路有“东宋洲”“西宋洲”站。“洲”在北方作为地名较少见,南方居多。“洲”现在的常用义是“大块的陆地”,如“亚洲”“非洲”。而“洲”的本义却是“水中的小块陆地”。《诗经》名句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”,“洲”即水中沙洲。所以“东宋(西宋)洲”之“洲”也就是河中的小块陆地。

烟台公交站名里还有一些属于谐音命名或改名的例子。如“卧龙”,本为表示山中洼地义的方言词“窝螺”,也就是“窝”,后用谐音词“卧龙”替代,变俗为雅。另如“辉石埠”谐原“灰石埠”;“斗余”谐原“兜余”;“国露寺”谐原“蛤LU

(h é l ú)寺”。当然也要具体对待,不可一概而论。像“南墩子乔”恐非“南猴子乔”的谐音。因为“墩(h ò u)”在古代指“计里程的土堆”。《正字通·土部》:“墩,封土为台,以计里也。十里双墩,五里只墩。”而古人也把“墩”称为“墩子”。如宋代范成大《醴陵驿》诗:“乍脱泥中滑,还嗟墩子长”。“墩子长”也就是“路途远”。“墩子乔”应该正是古代计里程的“墩子”。谐音改名在全国各地普遍使用。如老北京的街道胡同名更改,原“臭水街”改为“秀水街”,是因“臭”又音“xiu”而谐音;“棺材胡同”改“光彩胡同”等等。

公交站名不但要看,更是要称说的,如果无法称说或容易称说错误,轻者为人一笑,重者耽误行程。烟台公交线路上容易出现上述问题的站名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:

一是生僻字难认。如前文提到的“仇村”“岬山”“蓁(山)”“墩子乔”等。另如“轸大路”“上疋山乔”等。“轸”音“zh ě n”,本义为古代车后边的横木。“疋”音“p ĭ”,是数量词“匹(一匹马,一匹布)”的异体字。

二是多音字读音难定或误读。前者如“只(zh ī)楚路”“西牟(m ù)”“西拓(tu ò)区场站”“日头泊(p ō)”“西系(x ī)山”“百堡(p ù)”“金斗(d ō u)山路”“南观(gu à n)”“沙港(ji ā ng)子”“朱塔堡(ji ā ngp ù)”“浒(h ù)口”;还有姓氏的特殊读音也值得注意。如“曲(qu)村”“臧(zang)家”“解(xi è)家河”“仇(q í u)家村”“乐(yu è)家沟”;还有方言读音与普通话不同者,如“河北崖”“北陡崖”之“崖(y á)”,烟台方言读“y à i”“蛤(g é)堆后”之“蛤”,烟台方言读“g á”。

三是用字问题。上面说到的“上疋山乔”的“疋”用了“匹”的异体字,而324路有“滙福西路路口”站,不知为何用繁体字“滙”,而不用简体字“汇”?这些用字如果是历史遗留问题,遵从“名随主人”的原则只好照搬,如果不牵涉到字义,只是字形的不同,笔者建议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早日采用规范通用的文字,以减少障碍,方便使用。

四

关于烟台站名应用,经过浅薄的研究,谈一点个人建议。

第一,现在人工智能报站,语音清晰规范,但本人感受最深的是,碰到字数较多的站名,如果人工智能报站时对词语切分不当,经常会出现误读。如“福明蜂产品公司”站被断成“福明蜂-产品公司”,“牟平整骨医院”站被读为“牟一平整—骨医院”等等。

第二,大站的站名虽然有汉语拼音大写注音,但没有对个别生僻字、易错字的详细注音,希望给站牌注音时更加

细化。

第三,小站点的站牌只有汉字名,并无汉语拼音,遇到前文所说的各种情况,乘客经常误读或直接就读不出来,给出行带来麻烦,希望能有相应措施来解决。

第四,有些站名过长,不利于记忆和称说。如“通世南路港城西大街北”“山东港口工程高级技工学校”“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南门”“国家海洋局烟台海洋管理站”等,笔者觉得可以简缩的尽量简缩,不便简缩的名称,是否可考虑同时并用另一个简单的站名。

第五,烟台对外交流广泛,建议在客流量较大的主要线路,站名牌除了增加英文标注,还可采用日语、韩语等多语种同时标注。如新加坡,公共场所须用文字说明的地方,一律同时运用四种官方语言,这成为新加坡独特的“语言景观”。公共路牌、广告牌、街名、地名、商铺招牌、公共标识所使用的语言,共同构成了一个特定区域、地域或都市街区的视觉语言、语言景观。重视语言景观建设,有助于提升烟台这座城市的文化软实力。

